通志堂経解

仁12
141
462

門 卷

通志堂

禮經會元卷第二

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贈開府儀同三司南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百戶食實封一百戶謚文康葉時著

宮衛

宮正宮伯掌王宮之官在王宮者百官府之數各有板士庶子之數亦有板官府有府官之次舍士庶子有士庶子之次舍宮正則掌其戒令糾禁而比百官府之衆寡宮伯則掌其教令秩敘而授士庶子之職事此皆言宮[illegible]者也說者多言宮正掌兵衛宮伯掌郎衛愚切以爲不然彼以宮正所掌謂官府之胥徒給繇役者在宮中若漢衛士故曰兵衛不思宮伯郎衛明言作其徒役之事則士庶子亦有徒役也何以

不爲兵衛乎愚以周禮考之宮正宮伯所掌皆郎衛也太僕虎賁司隸所掌乃兵衛也蓋天子之衛有二而其別有四卿大夫士之官吏在宮中而直宿者宮正掌之卿大夫士之子庶子在宮中而入衛者宮伯掌之眡朝則司士正其儀大事則諸子掌其政此居守環列之衛也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眡朝則在路門之左太僕掌之而小臣御僕屬焉此僕從侍御之衛也虎士八百人先後王而趨以卒伍眡朝則在路門之右虎賁氏掌之而旅賁氏屬焉此奔趨先後之衛也居虎門之左使其屬卒四夷之吏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師氏掌之帥四瞿之隸使服其邦之兵執其邦之服以守王宮司隸掌之此周防鍵閉之衛也宿衛之別有四而郎衛兵衛俱在其列二者常相聯焉然而居守環列之衛天子所親以爲腹心者也居王之左右前後則其地密備王之顧問應對則其任專是必稽其功緒而糾其德行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所以勸之使爲善也辨其外內幾其出入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所以警之使不爲惡也均其稍食使無廩食不繼之憂會其行事使無曠官廢職之失大百官府宿衛王宮者均稍而會事可也其人必皆德行道藝之選而無淫怠奇衺之習矣尚何待於警勸哉蓋百官府之宿衛

必有供給徒役之民苟不以時而糾勸之一有不正之人混乎其中必能爲德行道藝之害居王所者必皆辟居州而後可此宮正所以拳拳於此也至於士庶子之在版者是其鄉大夫士之子弟有師保以教之有司樂以合之又有諸子以考之故宮伯惟均其秩而頒其衣裘均其斂而掌其誅賞糾教之法雖不如宮正之詳然宮正爲宮官之長其爲糾察之時必不遺士庶子也如此則在八次八舍之列者孰非端人正士哉若夫虎賁之士臣隸之僕夷隸之兵雖不言其政教禁令然虎賁氏以下大夫掌之太僕以下大夫統之師氏以中大夫帥之又況虎賁氏所掌八百人不言徒而言虎士則皆士人之有勇力者雖名爲兵而不聞一武夫悍卒放慢詭譎之人得厠跡於其閒師氏虎賁無非吉士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平時夾階陛而立堂垂執劉鉞而止戈刃者卒皆冕弁之士是雖有郎衛兵衛之別而何嘗有文事武事之判耶然均之爲宿衛也宮正宮伯則統於太宰虎賁太僕則統於司馬司隸則統於司寇而師氏又爲司徒之屬何哉蓋宮衛不可以不相聯而兵權不可以不相制官皆王官兵皆王兵先王固無相疑之意而戒不虞備存無患先王亦不能不先事而爲防嘗觀成王之季太保乃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

二千戈貢百人逆子劍夫虎賁之士非太宰之屬而太保得發之則太宰兼總兵衛亦明矣然呂侯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則不得以擅發召公雖制命非有二卿將命以往則亦不得以專行兵權散主不在一人周人制兵之意深矣抑嘗自周之宮衛而考漢制則漢光祿勳之所掌者郎衛也衛尉寺之所掌者兵衛也郎衛有中郎侍郎中郎將郎中騎將郎中戶將郎中車將之屬如羽林期門皆屬焉兵衛有長樂未央甘泉建章宮衛尉衛士令丞之屬如左右都僕八屯衛尉司馬皆屬焉此南軍也猶周宮衛也而說者多以南北合論之則非矣蓋南軍衛宮城此衛兵也北軍徼京師此畿兵也古者前朝後市王宮在南故漢衛王宮之軍謂之南軍宮衛既謂之南則京師之軍謂之北軍所以別也案周勃入北軍乃令人告衛尉毋納呂產則南軍主之衛尉明矣表曰衛尉掌宮門屯兵是以南軍衛宮城也案八校尉有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則北軍屬之中尉無疑矣表曰中尉掌徼巡京師是以北軍護京城也北軍本無衛名與宮城無預雖文帝嘗拜宋昌為衛將軍兼領南北軍而未幾復罷之矣然則北軍為畿兵此漢制也而周人獨無畿兵乎蓋周人王畿千里之地寓兵於農司馬所制六軍即畿兵也第不如漢人北軍調兵三

輔而有番上之勞募兵五校而有長屯之衆爾唐李揆嘗謂漢以南北軍相統彼徒見周勃既入北軍尚有南軍必令平陽侯告衛尉則謂南軍可以制北軍劉屈氂發三輔近縣兵入長子與太子戰則謂北軍可以制南軍此相統之說也不思古人有兵權相制之意而無兵勢相統之形周制六軍雖屬司馬而將皆命卿是一卿分主兵權爾握兵之寄固可以相分置兵之謀不可以相忌如曰中外制兵而必使之相統則周人王宮之衛亦與王畿六軍相統乎漢之城門校尉亦屬北軍案劉屈氂傳曰武帝以戾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至成帝時羊河侯譚等以

特進領城門兵則城門兵尤重矣周禮司門下大夫二人每門下士二人鄭氏謂若今城門校尉主王城十二門不思成周司門之官合胥徒只七十八人每門亦九人而已其秩則尊而其職則寡果如漢城門兵之制邪夷考成周之制惟聞有王宮之衛而未聞設王畿之衛惟聞有王畿之兵未聞有城門之兵蓋人所以恃衛王國者有不專倚於兵矣愚故因宮正宮伯郎衛兵衛之辨而及漢人兵衛之制又因南軍北軍衛兵畿兵之辨而及周人畿兵之制故併以是案南軍衛宮城以郡國兵番上為之則在外而且遠

北軍護京城以三輔兵番上為之則在內而且近此其意何邪蓋三輔在內而近人有閭里親戚之愛以之護京師而無腹心之憂郡國在外而遠人無覩幸非常之望以之衛宮城則無肘腋之變亦如師氏帥四隸守王門王宮朝在野外則守內列蓋謂是歟

漢南北軍圖

南軍衛尉主之公車司馬衛士屬焉令丞及諸屯衛候司馬二千

二官皆屬焉此軍郡國材官騎士為之案蓋寬饒為衛司馬歲盡交代皆自請復留共更年知其以此等人為之也

南軍

掌宮衛尉衛屯兵

掌

光祿勳

郎

守門

戶

出充

衛軍騎

光祿勳掌有中郎五官中郎將署中郎將衛郎郎中車戶騎將期門羽林皆屬焉張釋之為騎郎李廣為郎常侍是也期門乃執兵送從此郎無員羽林乃以郡良家子補之如趙充國以郡良家子甘延壽以地良家子補羽林是也

案後漢百官志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皆云掌宿衛兵今屬之北軍中候以北軍布領宿衛兵何也嘗考前表以八校合為城門後志以五營屬之北軍是兵權散主之意亦如四隸帥於師氏虎賁屬於司馬歟

北軍

中尉

掌徼巡京師

北軍中尉主之中尉今丞尉及左右京輔都尉尉城門皆屬焉軍士皆輔兵番上爲之案黃霸爲京兆尹發騎士詣北軍調馬不遍吉知矣

八校

屯騎

掌北軍壘門內

掌騎士

射聲

掌待詔射聲士

步兵

掌上林苑門屯兵

掌池陽胡騎

長水

掌長水宣曲胡騎

越騎

掌越騎

虎賁

掌輕車

武帝置八校各有司馬胡騎不常置故云丙增七校中興省中壘置北軍中候監五營胡騎長水虎賁並射聲故曰北軍五校案胡騎越騎如周四隸虎賁如周虎賁

城門

掌京師城門

司馬

周禮司門于寶註云如今校尉每門下士二人

校尉

門屯十二門兵門候

註云如今門候

膳羞

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玉食與威福並言則是惟辟獨專而非人臣之所得有也蓋玉食言美食也膳亦食之善者也鄭康成謂今時美食謂珍膳皆玉食之謂也是以天官之屬自宮衛之外未遑他事而首及膳夫之職寧不以膳羞爲重歟膳夫食官之長詩曰仲允膳夫又曰膳夫左右古人拳拳於膳夫者蓋以膳夫得人則可以導人君奉養之節而室人君嗜欲之原左右前後之人必不至以一飲一食而忘君之疾也或者徒知以一人而治四海以四海而奉一人固宜受天下備物之供享天下備味之

奉而不知古人所以受而享之無愧者要必有以養其心也豈徒爲是口體之養而已哉且以膳夫下數官考之食膳飲之用六珍之用八羞醬之用百有二十鼎俎之物皆十有二此膳夫掌之也六畜六獸六禽之名死生麤羸鷹羞之物膳羞好羞庶羞禽獸之供此庖人掌之也內而膳羞割烹煎和之事脩刑膴胖骨鮪之具內饔共之享人共鼎鑊給水火之外而割烹脯脩刑膴之共鼎俎牲體魚腊之實外饔共之享人共鼎鑊給水火之齊以職於外內饔甸師共粢盛帥薪烝之徒以役於外內饔獸人共獸獻人共魚鼈龜蜃腊人共脯腊膴胖此皆備物之供備味之養以奉承乎一人是之謂

玉食也然聖人豈自奉養而使肥甘日足於口耶今觀膳夫之掌膳也玉燕食則奉膳贊祭所以起其敬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所以謹其微侑食以樂卒食以樂所以導其和庖人則辨香臊腥羶之膏而欲適四時之宜內饔則辨庶羶羶狸腥螻之臭而去其六物之不可食獸人則辨冬夏春秋狼麋獸物之獻而取其聚散溫涼以救四時之苦古人之於飲食凡可以均平其氣體而衛護其生理者無不曲致其詳是以居移氣養移體耳目聰明血氣和平蓋存我則可以厚蒼生安身則可以保國家也又況膳夫之膳諸臣祭祀歸脤於王如祭僕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及

受都宗人家宗人之致福者則受之以給王膳以羔
鴈雉爲摯而見於王如司士掌擯士者膳其摯即宗
伯以禽作摯者亦受之以給王膳羞致福之內享摯
見之禽不惟起人主之敬心亦見王之不妄費物也
獸以時田魚以時梁龜黿亦以時籍則是王之奉養
有節而交萬物有道也雖曰王后世子之膳與禽膳
夫庖人不敢會然太宰已有膳羞之式王既無妄用
臣亦無妄供雖不會猶會也至於殺牲盛饌日舉王
舉則內饗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醢人則共醢六十
甕醯人則共醯六十甕王日一舉膳日則三舉蓋其將
交神明必變食以致養宜豐於常日也否則一日

與爲若有喪荒禮哉變故則又徹常日之膳而不舉
蓋人君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一有凶變則戚而心戹
而頗而莫敢遑安矣況敢以盛饌自豐邪歷考數官
凡所以奉承於王者其辨物也以時其用物也不妄
其取物也有道其視物也同體不徒爲口體之養而
且有以養其心此之所謂飲食宴樂之所謂養八珍
九鼎之所謂饌而耳目聰明大人格心之學此爲有
助於王而掌於太宰也西漢太官令猶膳夫等官也
漢以隸於少府而掌於丞相御史猶有周官遺意東
漢則以奄人主晉人則屬之光祿渡江以後則又隸
之侍中至唐則隸之內侍省而大臣皆無所政令於

其間矣大臣無所統則小臣無所忌養體且不足況能養心乎

燕禮

嘗謂詩之鹿鳴則曰燕羣臣常棣則曰燕兄弟伐木則曰燕朋友湛露則曰燕諸侯周之燕可謂禮之備而意之周矣今觀周禮有燕禮樂有燕樂射有燕射皆所以隆君上之恩而洽臣下之歡也大宗伯以嘉禮親萬民而特曰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饗燕只及賓客何獨詳於諸侯而略於羣臣邪秋官司儀亦曰王燕則諸侯毛則是亦燕諸侯而已爾故湛露之詩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又曰厭厭夜飲在宗載考其恩意之洽洽諸侯為至矣然以燕諸侯者推之則其燕羣臣之意可知矣大宗伯曰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飲食賓射寧非燕及羣臣兄弟朋友邪然嘗考之膳夫曰王燕飲酒則為獻主酒正曰王燕飲酒共其計酒正奉之凡泛言燕飲者皆燕臣也獻言勸之以酒若有所獻於臣也君無獻臣之禮故命膳夫主之言臣不可敵君也奉言賜之以酒若有所奉於臣也君無奉臣之禮故命酒正共之言臣不可亢君也且王之燕臣非不親衎杯酒接殷勤之歡有如太僕言王燕飲則相其法是王之親燕臣下而太僕相其左右也今獻則使

膳夫奉則使酒正而王不親焉蓋臨以君臣者其分嚴待以僚友者其情洽否則亟問亟餽而使臣下僕僕亟拜爾其何以盡其歡邪南有嘉魚一詩成王樂與賢也有曰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樂猶未已而至於衎綏猶未足而至於又思也者情之有加而無已也然則燕臣之禮行之於周官者粲然有文以相接歌之於周雅者驩然有恩以相愛此成王所以燕臣之意歟

饗食

外饔掌外祭祀割享者也邦饗者老孤子則掌割享

事饗士庶子亦如之酒正掌共王飲酒者也凡饗者老孤子與士庶子皆共其酒槁人掌共內外朝冗食者也若饗者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案大宗伯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賓客謂朝聘者樂師凡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鍾鼓世婦內宗籥師言賓客之饗食與庸器司干言賓饗皆諸侯賓客也外而諸侯賓客有饗則內而羣臣可知故肆師曰饗食授祭司八遂曰大饗食大師小師林師言大饗亦如之鍾師言饗食奏燕樂笙師言饗共鍾笙鎛師言饗食鼓金奏注言饗者則羣臣預之也蓋臣有以獻於君君必有以饗於臣是以國之貴游子弟宿衛王宮者亦

以其禮饗之鄭氏謂者漢饗衛士使之則饗之宜也若夫者老則不與戎政者也孤子則弱未任事者也先王必隆其禮而饗焉且使掌祭割享者而嘗其事共王飲酒者而共其酒使共外內朝食者而共其食每言饗士庶子則先者老孤子是待之尤重於士庶子何哉蓋聖人之治天下老吾老以及人之幼一征役之施舍必辨其老幼一獄刑之赦宥必憐其老幼此皆尊老慈幼之意也至於遺人掌門關之委積以養其孤老誠以為天下老者幼者孰非可養之人聖人病其施之不能博而衆不可以盡濟也故姑以老老幼幼之仁而寓之饗禮爾案

司門曰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謂死事者之父子也者老雖不與於戎政亦念其子之死於政也孤子雖弱未任事亦念其親之死於事也饗之豈為無謂乎周人飲酒皆有限獨於此共其酒而無酌數者蓋粲然有文以相接懽然有恩以相愛所以曲盡君臣之至情也以酒之酌且無數則君人之所以待老幼者其仁為無窮由此推之則饗享之饗槁食之饗其恩禮不亦厚乎其所以為是委曲周旋者不特報其父子之死王事亦示人君之恩而勸天下之忠也蓋養老所以教天下之孝恤孤所以教天下之慈一饗之頊而司徒烝幼養老之教已寓乎其中故曰上

老老而民興孝上恤孤而民不悖行一物而忠與孝慈之道達焉誠使後世能守是意而推行之則饗老之禮行而終縣四百甲子之老不辱在泥塗矣饗孤之禮行而受齊之乘車兩馬五邑之賜者不獨一顧庚之子矣上以是施下以是報橫草之老執戈之童孰為後世而無若人哉

耕藉

甸師掌王藉者也何以統於冢宰而列於食官以其職攷之曰共齍盛曰共蘩茅共野果蓏之薦而已初無預於飲食之事豈特以其師徒役外內饗之事而遂列之於此邪曰非也蓋先王設飲食之官雖曰共王膳羞而實崇祭祀之事甸師而上有膳庖饗人之官下有獸魚鼈腊之官膳夫祭祀則徹胙俎庖人祭祀則共好羞內饗則掌宗廟之割享外饗則掌外祭祀之割享享人祭祀共大羹鉶羹獸人共祭祀之獸獻人共祭祀之魚鼈人共廳蚔腊人祭祀共腊物先王以事人之禮而事鬼以事存之禮而事亡一食而且祭其先一物而不忘其本而況粢盛之奉詎可忘其自來邪以甸師而列於食官以見先王一飲食而不忘孝也記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諸侯九推庶人終千畝千畝也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粢盛謂藉田以教諸侯之孝今周官但言甸師帥屬耕此耕藉田以教諸侯之孝今周官但言甸師帥屬耕

耨王藉以時入之豈特付之有司乎成王之於農畝
無不躬親其事詩人歌之一則曰曾孫來止二則曰
曾孫來止成王之於民田猶躬戾止況藉田乎甸師
亦特言其職云爾案內宰王后帥六宮而生穜稑之
種而獻于王註云王當以耕于藉田地官舍人亦曰
歲時辨穜稑之種以共于王后之春獻種則其躬耕
藉田可知矣夫以天子自躬親耕之禮則天下孰不
勤於耕以耕藉而共粢盛則天下孰不勸於孝其田
千畝或有萊田使之共蘆茅果蓏之薦而又足以示
天下之無曠土其徒三百人自耕藉之暇則使之以
藉蒸役外內饔之事而又足以示天下之無游民故

曰耕藉者天下之大教也然藉田之制後世猶未盡
廢而先王教孝之意已不復存以之爲司子孫且不
藉千畝他可知也漢自文帝始開藉田率耕以共粢
盛猶有古意他如耕于鉅定耕于上林耕于鈎盾弄
田皆非耕藉之禮彼焉享玉食之奉恝焉而不念粢
盛之所從出是誠何心哉周人以甸師而厠於食官
之列食官闕則甸師廢矣飲食不可闕則藉田不可
廢盡亦相與講求其禮而行之乎

同姓

周人以睦族爲重建國之初以懿親裂土者五十國
非特崇屏衛也蓋枝葉之庇本根所繫支體之愛脉

絡相通堯之親族禹之敘族周之睦族非惟私公族
以恩而實敎天下以睦也人同是心心同是理篤親
則民興仁睦族則民歸厚其所以淑人心而問天理
者其功不既多矣乎是故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
兄弟以脹膰之禮親兄弟之國小宗伯以三族之別
辨親疎巾車則掌金路而隆同姓之封司士則正朝
儀而嚴王族之位司儀則別王儀而重同姓之揖凡
所以隆親族之恩而篤友愛之誼者無所不用其極
而王族者盍知所自愛矣不幸而麗于法則司寇又
有議親之辟以宥之若有罪而不可免者在小司寇
不敢以即于市在掌囚者不敢囚以而適市則奉而

適甸師氏以待刑戮在掌戮者不敢戮以踣市必以
殺之于甸師氏故甸師曰王之同姓有罪則死刑焉
夫周人之於王族可謂仁之至而義之盡王族有罪則
自取之也明啓刑書而與衆知之可也周人必以刑
于甸師氏者記曰工族無宮刑理不剪其類也刑于
王族理不與國人慮兄弟也然周人之意有不在是
蓋甸師掌共粢盛爲王子孫者盍亦思粢盛之奉而
不忘祖宗可也今也有罪而不可免則刑之于甸師
是猶得罪於祖宗而祖宗戮之也吁周人戮同姓于
甸師氏豈得已哉自此意不明而常棣之詩廢角弓
篤藟之刺興甚至同氣相殘同姓相兵天下不復見

成周忠厚氣象吁太宰之繫民必曰宗以族得民司徒之安民必曰聯兄弟皆所以陶天下於忠厚之歸也上之人有族不睦而欲民德之歸厚難哉抑嘗觀甸師氏惟曰同姓有罪則死刑焉而掌囚掌戮凡有爵者必歸刑於甸師氏又以見成周之體羣臣也古者刑不上大夫苟有麗於罪者必以八辟之議以寄之命夫命婦且不躬坐獄訟凡有爵者亦不以奴罪加之皆所以存臣體也有罪而不殺戮其忍刑之於市乎刑於甸師者亦以羣臣不能共粢盛之奉而祖宗戮之也吁羣臣之有功者葬則居於先王之公墓祭則預於先王之大烝今乃有罪而歸刑于甸師者亦豈周人之得已哉故雖以甸師而戮同姓而親親之仁行焉雖以甸師而戮有爵而尊賢之義行焉同姓有爵之人亦可以自省矣

醫官

天官自宰夫而下第一項是宮官所以防肘腋之變而弭之於無形之始第二項是食官所以保身體之安而養之於無事之日第三項是醫官所以全性命之正而藥之於無病之時三者體統雖殊而脉絡則一皆關國本民命之大者醫師爲醫官長下四官各有所掌食醫和食疾瘍醫療瘍獸醫療獸者尚疑其冗長不亦過乎夫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懼不

精也人而無恒不可爲醫懼不專也疾醫不使之療瘍内外之證異也民醫不使之療獸民物之職殊也先王之謹疾重醫如此惟求其精而專爾豈暇計其冗且長乎今觀疾醫之養民疾也必先辨其爲春夏秋冬之疾然後以五味五長之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視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此非精專於内證者能之乎瘍醫之療民瘍也必别其有膿潰金折之瘍然後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又辨其辛酸醎苦甘之藥而爲骨筋脉氣内竅之養此非精專於外論者能之乎至於獸醫則兼疾瘍之療其病也

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然後觀其病之所發而養之其瘍也爲難攻則必灌而劑之以發其怒然後藥其所攻而長之食之此非精專於治獸者能之乎爲醫師者則聚畜毒藥以共醫官分疾者而使瘍醫治之分瘍者而使瘍醫治之歲終則稽其事而制其食以失全之多寡而分上下民死則書其所以而入於醫師獸死則亦計其數而進退之此又所以稽醫官之能否也爲醫官者有不究心於醫者乎觀民之疾瘍有醫有以見先王仁民之心觀獸之病瘍有醫之尊公卿大夫之貴而不使醫官共其事何邪曰此

當以食醫求之乎在民與物治其疾於已然在君與臣治其疾於未然凡人之疾未有不生於飲食之不謹故食醫者安當和王之六食六飲膳羞醬珍之齊濕熱寒涼之齊既以時眠之酸苦辛鹹滑甘之和又以時調之牛羊犬豕鴈魚之食秫黍稷粱麥菽之宜又必取其味之相成而會之此不特爲王和之也故曰凡君子之食恒放焉食醫雖不及藥石之具而以醫名官是皆保其安於無事之日養其正於無病之時而不待療其疾於既形之後也不然則醫官何職而必繼之於食官之後食醫何職而廼居於疾醫之先豈無意歟夫既以食醫和之於其前又以食醫養之於其後疾病何由生也不惟此爾醫官而下酒漿有官醢醢有官凌人共冰籩人共籩鹽人共鹽可以佐膳羞而成五味之旨調飲食而治四時之和者無所不致其謹列醫官於其中而前後皆謹飲食之義又況宮人舍人掌次之職在在有之不惟致謹於飲食之間又且致謹於起居之際尚何有疾之可治邪觀此不惟養生之法亦可以知治國之喻雖然尊且貴者固養之於無疾之前卑且賤者乃治之於已病之後先王亦豈一切聽其民至是哉凌人之藏冰出冰司爟之出火納火皆爲民也冬藏冰而春出火所以助陽而抑陰秋納火而夏出冰所以助陰而抑陽

陰陽既均疾癘不作是亦養之於未然而不特療之於已然也不幸而有風雨霜露之感民之財勢不足以致良醫官不使人治之則將誰治之耶觀其治疾之術民之瘍者則養與攻療並施獸之病瘍則養與療藥並用如民之疾則內證也不施攻療而一意於養蓋其元氣之眞必待於保全性命之正必加之存養此又醫官之良術歟然周之膳官醫官皆統於太宰者蓋太宰與王論道經邦而燮理陰陽者也其所以養之於無事而圖之於未然者功居多矣昔晉平公惑女寵而致疾而醫和以為良臣將死知悼子未葬平公鼓鍾飲酒而杜蒯歸咎於太師之不聰蓋不

能救君之過而忘君之疾非臣子之責而誰責人君一起居一飲食之頃不知致謹皆足以生疾大臣無所統則小臣何所忌耶西漢以太醫太官湯官導官及庖人皆隸於少府而統於丞相御史猶有周官之遺意至東漢則尚藥太官御者雖如舊而悉用奄人主之彼徒知周官酒官邊豆之屬以奄奚為之不知膳官醫官則皆上士中士下士也晉以太官屬光祿以太醫屬宗丞渡江而後則皆隸於侍中至唐則隸之內侍省不統於大臣而委之近侍奄豎其所以防微而杜漸葆和而毓粹者尚何望耶其王醫者鹵莽如是況能慮及民乎吁後之人有尊君體而重民命

盍亦相與講求周公之意云

酒政

成周酒政嚴矣在周書則有酒誥一篇在周禮則有酒正等官夫祭祀必有酒燕饗必有酒奉養必有酒是不容一日廢也然甘酒有戒湎酒有征沈酒有誓彝酒有誥先王無不致謹於酒今周人以酒設官將共酒邪抑禁酒邪是五齊之酒三酒四飲之物厚薄之異清濁之異新舊之異此固酒正之所必辨也祭祀之用賓客之用王后世子飲膳之用者老孤子士庶子饗食之用此正酒正之所當共也祭祀而無酒則無以交此誠於神明奉養而無酒則無以將此誠

於君親燕饗而無酒則無以暢此情於臣子此酒之為用博矣故以對神而言則謂之凡酒司尊彝曰凡酒羞酌是也以飲食而言謂之陳酒酒人曰賓客之飲酒是也以陳設而言謂之飲酒酒人曰賓客之禮酒是也以獻酬而言謂之禮酒酒人曰賓客之禮酒是也以祿養而言謂之秩酒酒正曰凡有秩酒是也凡酒用於祭飲酒用於燕禮酒用於饗陳酒用於祭養秩酒用於養老合而言之皆曰公酒酒正曰凡為公酒是也若夫五齊則專用於共祭四飲則專用於致養而已此酒之用有別也然而酒人以其酒入酒府漿人以其飲入酒府是故王之所得用酒正之所

必共而酒正掌酒之政令則未嘗不謹焉其酒材也以式授其實尊也以法共須酒則有法以行之秩酒則以書契授之至於祭祀之酌且有數王之燕飲亦有計他官會計惟以歲終而獨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日計之也月入其要月計之也而使小宰聽之歲終則會雖不及王后而世子之飲酒亦會之則周人之致謹於酒可知矣不特此爾先王於飲酒之器而且有法存焉彝有舟以示其過量則有沉溺之禍尊有罍以示其不節用有浸淫之患六彝曰彝所以示其祭酒之有常六尊曰尊所以示其祭酒之有等先王器皿之度毎毎示戒而況於給用之際乎然此皆亦

人君節飲之道也酒人漿人固奄人也酒正一官獨無一語以示民飲酒之禁而黨正方且屬民而飲酒于序司徒之陽禮則教之以飲酒族師雖無飲酒之禮亦因祭酺而行獻酬何耶蓋周人未嘗禁民之飲而亦未嘗縱民之飲屬之而必以齒教之而使不爭一則曰禮二則曰禮又何待於禁乎萍氏秋官之屬則掌幾酒謹酒蓋以酒之溺人尤甚於水故使掌水禁者幾而謹之也司虩市官之屬則禁以屬游飲酒于市者亦以市者人之所聚易至鬬鬨故有羣飲不禁者則搏而戮之也此二官雖非酒官之屬而實操酒禁以禁民者不如是

則羣嘯以亂鄉井沉酣以敗風俗而獄訟日益繁滋矣先王於此必立法以禁之若非後世禁民酤酒而自榷其利也然酒禁不掌於酒官之屬而掌於他官是不忍因酒以禁民而況因酒以取利乎漢初蕭相定律禁三人以上無故飲酒罰金四兩禁羣飲也文帝以酒醪靡穀而下詔景帝以五年夏旱而禁酤慮民之也時於賜民羣飲則賜酺三日賜天下大酺示恩意也至武帝天漢二年初榷酒酤禁其飲於下而私其利於上禁日益嚴而民之犯法日益衆昭帝元始六年雖罷榷酤而又令民以律占租亦未免規酒利也其後宣帝賜百戶牛酒詔勿禁鄉飲酒之會則

視之以爲非常之恩豈知周人之禁民飲者以正民德厚民生而已豈設官以羅民利哉周人之教民飲者以暢民心洽民禮而已豈示恩以示民樂哉故曰以禮導民而爲禁則周之鄉飲人不以爲怨以利罔民而爲禁則漢之榷酤人不以爲法其賜酺也人不以爲恩

藏冰

冰之爲用重矣在祀風則詠鑿冰在春秋則書無冰在月令則記開冰在左傳則述藏冰蓋冰之有無有以驗天令之愆調冰之出入有以關民生之安否此周官所以有凌人之職也今以其職考之外饗之膳

羞必以鑑酒人漿人之酒醴亦以鑑是飲食不可無冰也祭祀共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是賓客喪祭不可無冰也凌人以正歲十有二月大寒方盛之時而令斬冰則冬月治冰政矣以二月將獻羔開冰而始治鑑則春月治冰政矣夏暑方盛而頒冰則夏月治冰政矣秋涼不用冰而刷冰室則秋月亦治冰政矣無一事而不用冰無一時而不治冰政則冰之重可知矣蓋藏冰將以備暑而亦所以達陽出冰雖以禦暑而亦所以助陰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一氣未至則閉塞而爲戕一氣或過則乖戾而爲疾蓋防患者或養其弱而抗其彊故方陰之盛而陽之微也則鑿冰以達陽而備暑或損其有餘以補其不足故方陽之隆而陰之消也則出冰以助陰而禦暑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癘疾不作民不夭札凌人之冰政實有助焉故周人以凌人一職而繼於膳官醫官酒官之列蓋將調其氣於無事之先而不待藥其病於已然之後也凌人一職雖無一語及民然而夏曰頒冰則必均及宇民矣不然則冰生於水而寒於水爾古人拳拳於凌陰之納者豈特如大學所謂伐冰之家僅止卿大夫而已哉

鹽政

鹽民之食不可一日闕也其用則與民共之其利則

在民而不在官也昔禹任土作貢而令青州貢鹽蓋
貢其所有以共王用爾周官鹽人一職以百事之不
可無鹽故亦以鹽之利而共邦財也鹽有數品有刮於地而得者其味苦謂之
苦鹽有熬其波而出者其鹽散謂之散鹽有風其水
而成者產於土中而其味甘甜謂之飴鹽有積其鹵
而結者其形似虎而非人築成謂之形鹽此鹽之名
然也祭祀則共散鹽而加以苦鹽取其自然而成不
忘本也賓客則共散鹽而加以形鹽取其如虎之形
象其威也王后世子膳羞則共飴鹽取其味之甘甜
而可嘗食也此鹽之用然也鹽人則以奄二人爲之

掌其政令謂共鹽爾待其戒令謂煮鹽爾自祭祀賓
客膳羞之外更不聞以一毫取民是其利則常在民
而不在官也上之人特資鹽以共三者之用而不規
其利之可以富國下之人亦惟資鹽以共飲食之用
而不牟其利之可以富家自後世以鹽致富彊而榷
利之禁始興世儒乃謂先王山澤亦必有厲禁以遏
民趨利之原不思虞衡等官因設厲禁以爲之守初
未嘗私其利於公上而亦何嘗有一語及鹽乎故嘗
謂壞天下之風俗者管仲也啓公上榷禁者猗頓也
蠹人主之心術者鄭當時也齊桓問管仲何以爲國
而仲告以海王之國謹正鹽筴舉先王公共之用而

爲後世自私之具管仲者作俑之尤也伯主既資鹽
利以富其國則民之趨利日熾矣豈非壞天下之風
俗乎魯人有猗頓者用鹽起家致富與王者埒取天
下通行之利而爲私家擅有之財猗頓者龍斷之賤
也豪民且專鹽利以富其家則上之征利亦無怪矣
豈非啓公上之榷禁乎榷鹽固無怪也鄭當時何人
乃逢武帝之欲推轂齊之大煮鹽者用事漢朝而榷
鹽之法始密鄭當時者其蟊賊之臣乎人主心術自
此蟊矣寧不謂之鄭當時之罪歟且以成周之鹽政
鹽人一官掌之不過奄女官奴而已至漢大司農屬
官有斡官有兩長丞有水衡都尉有均輸官皆主鹽

鐵以至郡國鹽官有三十九鴈門沃陽有長丞地理志其
法既密則其官必繁也烏乎周以鹽用而共邦事自
賓祭膳羞之外則不敢以一毫取之民漢以鹽利而
共邦財自公上榷禁之外則不肯以一孔遺之民方
且榷鹽之不足而又榷茶鹽鐵榷鐵不足而又榷茶鹽鐵
之榷茶鹽之榷自漢至唐法日密矣儒者不排其非
而反取成周山澤之禁以佐其說豈不惑哉

財計

王金陵謂周禮一書理財居其半今觀周官貨賄之
入不過大宰九職九賦九貢之目爾民職所貢有常
額地職所斂有常制侯貢所致有常法尚何待於理

乎然則周人理財之道非見於理財之日而見於出納之際非見於須財之頃而見於會計之時考之太府九賦以待膳服九事九貢以待弔用五事九職之貢以充府庫式貢之餘以共玩好太宰所以定爲取財之法取此財也太府所以分其須財之府須此財也內府所受受此財也司會所計計此財也司書所敘敘此財也別其爲金玉則曰貨別其爲器幣則曰賄總而言之則曰財周官掌財固非一職而斂散出入之權太府實主之故入而受之太府也分而須之太府也凡執事者受財用受於太府也凡邦之賦用取具焉取於太府也以太府爲府官之長而司貨賄出入之權則利權不分斂散得宜而出入得以通知之矣向使分掌於諸府而不專總於一司則出財者惟以給辦爲能用財者惟以濟事爲功而後之不繼不恤也財如何而不虧哉然須其貨於受藏之府須其賄於受用之府鄭氏謂受藏若內府受用若職內職內乃司會之屬非受用之府矣王氏詳解以職內爲受藏以職歲爲受用此二職者掌出入之數爾而謂之府亦非也劉氏中義以內府掌良貨賄知其爲受藏外府掌共百物知其爲受用然內府曰以待邦之大用謂之受藏亦不通若案其文王府掌良貨賄之藏受而藏之宜爲受藏之府內府掌受貨賄以待

邦之大用宜爲受用之府然受藏曰貨受用曰賄而二府皆言貨賄又不然矣意者太府自有藏用二府以受貨賄太府總之而內府則兼掌之以待用歟貨曰藏者亦藏之而待用也太府而下三官王府掌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皆式貢之餘財所入焉此王之內帑也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與四方所獻之物與婦功所須之物入焉此王之公帑也外府則專掌邦布入出以共百物以待邦之用凡邦之小用皆受焉此亦王之公帑也王之公帑一以公用多而私用少也玉府掌金玉服佩燕齊之物皆在焉故一謂之

王內府待邦大用而四方使者所受之物則奉之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是其用固在外何以謂之內豈非以貨賄之藏在乎內而不可以輕用者乎外府固待邦小用而王后世子衣服則共之至於歲終而王后之服且不會是其用又在內何以謂之外豈非以其泉布之流通在乎外而不可以私用者乎或者徒見外府內府之名遂以內府爲內帑外府爲公帑則非矣三府各所掌而統之以太府則三府不得以行其私太府雖總其財而制之以太宰則太府亦不得以行其私是則成周掌財之官然也若夫財之出入必有會計則有司會而下五官以主之司會爲

計官之長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則分治不至於曠官掌百物財用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會計則用財不至於踰法以參互考日成則日考之也以月要考月成則月考之也以歲會考歲成則歲考之也既逆其治而聽其會又考其會而知其法考之名亦詳乎案宰夫之職有能足用長財善物者與凡失財用物辟名者宰夫得以乘其出入詔冢宰而誅賞之今司會則以詔王及冢宰而廢置之宰夫既有以詔而誅賞之小者司會又有以詔其廢置之大者則其致謹於財可知也司書為司會之貳掌其版圖而周知百物之出入財幣之餘則使入于職幣財用之用則必考于司會三歲則大計吏治而民財器械之數田野六畜夫家之數山林藪澤之數無不知焉以逆詔命以受稅法以入要貳以考邦治無不掌焉司書會計之書又可謂詳密矣職內則掌賦入之數以逆賦用及會則以逆職歲之出職歲則掌歲出之數以待會計及會則以贊司會之逆一出一入不總之以一職而以二官職之是以出入相考也職幣一官乃掌幣餘之賦者也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法贊之是雖式貢餘財既會之而有餘復會之而不妄費也不特此爾司裘何與於會計而歲終且會其裘事掌

皮何與於財用而歲終亦會其財齎以二官而繼於計官之列則其細事皆會可知矣此則成周會財之官與會財之官考之太府爲財官然也然合掌財之官長僅有下大夫二人司會爲會官長乃有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掌財何其卑且寡會財何其尊且多也蓋分職以受貨賄之出入者其事易持法以校出入之虛實者其事難以會計之官鉤考掌財用財之吏苟其權不足以相制而爲太府者反得以勢臨之則將聽命之不暇又安敢校其是非不惟無以遏人主之縱欲而且不足以防有司之姦欺也今也以尊而臨卑以多而制寡則糾察鉤考之勢得以行於諸府之中又況司會等職皆職之於天官而冢宰以九式節財以歲終制用司會又不得以欺之也掌之以下大夫之太府計之以中大夫之司會又臨之以上卿之冢宰如此則財安得而不均用安得而不節國計安得而不裕哉故曰成周理財之法不在取財而在出財不在頒財而在會計觀此亦可見矣鄭氏乃爲太府若漢司農職內若漢少府司會若漢尚書前輩則謂外府爲司農王府內府爲少府愚謂司農猶內府少府猶玉府蓋司農給公家之公用始名內史後改爲司農猶內府之遺也少府爲天子之私藏本名少府後爲少內猶玉府之遺也尚書即是少府

屬官即非司會之比獨高帝時以張蒼爲計相此可比司會耳蒼既罷而此官不復置主會計者特其屬官以屬官而會長官之財則其勢必有所不行者矣至唐置三司使凡財賦國用之利盡歸鹽鐵使凡財賦之入盡歸戶部而度支則會計之故三司只設副使而以三司使爲長雖別設官以相稽考然已是三司屬官亦非成周設官之意甚至爲漢丞相而不知一歲錢穀之出入謂之責治粟內史爲唐宰相而陳調兵食非宰相請罷度支歸有司是豈太府司會兼屬冢宰之意乎讀周禮者知太府之可以統諸府知司會之可以臨太府又知太宰之可以制司會

則理財之法庶乎有可得而論者

內帑

先儒以職內比漢少府而謂職內之財爲天子之內帑吁豈有待邦之移用者而可以爲私藏乎後人以玉府內府俱比漢少府而謂二府之財皆爲天子之內帑吁豈有待邦之大用者而亦可以爲私費乎夫天子以天下爲一家財本不可有公私之異帑本不可有內外之分而況職內乃言掌邦之賦入以貳官府都鄙財入之數內府乃言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此豈天子之私財謂職內爲內帑固不可謂內府爲內帑亦不可愚故以玉府爲天子之內帑而內

府不預焉蓋先王先民而後己必不以貢賦之公而給玩好之私必不以貨賄之本而共賜予之末也且以周禮考之太府則曰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式貢餘財以共玩好職幣則曰斂凡用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以詔上小用賜予職歲則曰凡上之賜予以敘與職幣受之巾車會出入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是皆以餘財而共用也內府外府固亦供好賜予之財用安知不以大用小用之餘財而共之歟今觀玉府所掌王佩服之玉則共之諸侯相會之玉則共之王之燕衣褻器則掌之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則藏之至於王有好賜則共其貨賄王府所掌則如是所供者如是此其爲天子之私藏乎獸人之皮毛筋骨則入于玉府漁人之漁征則入于玉府屨人之皮角筋骨則入于玉府澤人之國澤財物則入于玉府有如遂師言入野職野賦于玉府是亦九職九賦之物然只是野之所入則他處九功九賦不入玉府可知矣玉府之所入者如此則以之而供玩好賜予之用何傷乎又況太府總乎其前司會計乎其後上焉又有太宰以臨之則財雖私而實公帑雖內而猶外也然玉府掌金玉固也兵器貨賄之良內府既受之玉府亦藏之兵器金玉之獻內府既入之玉府亦藏之何也蓋內府

以給公用玉府以爲私藏有內府公用之常而又有玉府私藏之積無事之時一歲所入足支一歲之用一旦事起於非常變生於不測將何以佐用度之不足者哉此玉府之藏又將爲內府之副非特爲玩好賜予用也且以職內觀之及會則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而敘其財以待邦之移用以職內且敘官府之餘財以待餘用則知玉府之藏亦可得而移用矣漢初猶有古意以大司農給國家之公用以少府給天子之共養嘗觀哀帝發武庫兵送董賢母將隆奏曰武庫兵器天下公用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乘輿不以給共養勞費以出少府是不以本歲

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元帝世賈捐之言暴師一年費四十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是猶以私藏爲公用以內帑爲外費此美意也況少府外朝之臣而得主內廷之物故宮掖無擅用之私而奄官無干預之弊尤良法也東漢始出少府錢屬之司農非不可也然宮中私用一切於司農取之而司農不應其求章和以來不能堪此遂於宮中自立一監命奄人主之桓靈之君每嘆天子無私財而開鴻都賣爵以爲私藏矣唐始以財賦歸左藏非不可也及第五琦不能禁豪將之求取乃悉歸之大盈後庫是以天下公賦而爲天子私藏至楊炎請出內帑以

歸有司議者是之未幾盧杞一用而瓊林大盈掩爲已蓄而命宦者主之矣夫尊爲天子富有四海苟一切限制之而玩好賜予之費不得行則其勢必有所不便利歸公上權在一人苟一切私有之而經常用度之費不得預則其情必有所不安誠知玉府爲王之內帑而內府不預焉又誠知內府爲王之公帑而玉府實佐焉則可與語周官之法度矣而或者猶疑其如德宗受裴延齡之欺罔如漢靈帝之置私庫不亦過乎

錢幣

內府與外府並立內府待邦大用外府待邦小用宜

其爲貨賄同也今外府惟曰掌邦布之出入以供百物百官公用之有法者用布王后世子之衣服則用布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之財用幣齎賜予財用皆用布不知此布從何入乎考之泉府亦掌布者也泉布之布則是廛人所斂司市介次思次所稅之紈布肆長所稅列肆之總布質人治質劑者之質布市官罰犯令者之罰布廛人征邸舍者之廛布入焉泉府謂以市之征布斂貨之滯於民者是也外府掌布以待用不言九賦九貢九功之所入或者載師所斂宅不毛之里布閭師所斂民無職者之夫布而藏之以待小用斂此等所入無幾何以待邦用或者九賦

之中有入泉者乃入於外府歟然此特言布之入也而周人作布之法果誰爲之歟案漢志言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錢圜函方輕重一銖故泉流於泉布於布矣泉取其流布取其布故司市曰以商賈阜貨而行布布者欲其流布行使也豈非太公始立此法九府圜轉而周家君民通用歟然此特言布之始而周人作布之意又果何謂歟案景王二十一年將更鑄大錢單穆公曰古者天降災厲於是乎量齋幣權輕重以救民夫幣以天災而作是特權宜之制爾故司市亦曰凶荒札喪市無征而作布豈非民之物貴乃鑄錢以饒民歟且夫行布以阜貨而行貨不通則布

之用窮作布以濟民而作民不乏則布之利輕今外府掌布雖曰以共百物以待邦用而實小用則給之是以賈疏亦云外府所納泉布所積既少而小用則給之若大用則取於餘府是以古人邦用只貨賄布泉皆可以助邦用而所賴於泉者輕後世只百所用一出於錢則泉安得而不困哉漢唐以來鑄錢之令或寬或嚴鑄錢之制或輕或重鑄錢之數或多或寡而國家輕費或有餘或不足動皆以錢爲虛實曾不知周人外府之布特以共小用爾何後世轉倚之而待邦之大用也故曰以泉布而佐邦之小用則泉布常見其有餘以泉布而供邦之大用則泉布常見其

不足抑嘗因是而考之載師宅不毛者出里布鄭司農曰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案康成之說布即泉爾然布參印書之幣可以貿易亦名爲布則與泉布相爲流通行使者也殆今之所謂楮幣歟夫泉布以輔以輔貨賄之流行參印書之布又以輔泉布之貿易然鄭司農不於泉府外府等官言之特於里布而及此則是古之爲參印書者以與廛里之民而使之貿易耳古人不以泉布待邦之大用則其資於參印書之布又輕也周禮一書但言及布後世動以楮幣爲大計於是有錢楮輕重之議豈識古人作布之意哉

內政

太宰佐王統百官也而其分職率屬不惟統王朝而王宮之政得與焉不惟統王宮而王寢之政亦及焉不惟及王寢而王宮之政亦屬焉此見宮中府中合爲一體而大臣無所不統也蓋天下之治自閨門社廂之微而達之於朝廷表著之位自朝廷表著之近而達於鄉田井牧之間未有內不理而外能順家不齊而國自治者文王造周由兄弟而家邦自刑寡妻始由邦國而鄉人自正夫婦始成王周公之守家法其可不於王內政令致謹乎今以內宰考之掌宮中官府形象之圖分官吏子中閽寺子弟之版與宮中官府形象之

弟之人與奄奚胥徒之民均其稍食而使居之正歲則又均其稍食稽其功事憲禁令于北宮而糾其守則后宮之守衛嚴矣歲中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必無冗食之人佐后而獻功者比其小大麤良而賞罰之必無廢功之職至於內宮自夫人以下之財用又從而會計之則后宮之會計嚴矣大祭祀后當祼獻則贊瑤爵正后副褘之服房戶之位而詔其薦徹之禮與樂相應之儀又贊九嬪左右薦徹之禮事而王后祭祀之事嚴矣凡賓客后當亞獻則贊祼獻瑤爵致后所致諸侯來朝與賓客之禮而王后賓客之事嚴矣上春則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穜之

種而獻之于王地官舍人共之則后宮重農勸耕之禮行矣仲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爲祭服而后宮親蠶示孝之禮行矣凡此皆王之所以治國者今內宰以之而佐后皆太宰之所以治廼今內宰以之而理宮又況以陰禮教六宮九嬪則后宮之人無不由乎禮以婦職之法教九御則后宮之人無不共其職禁其奇衰無邪行也展其功緒無廢事也一則曰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二則曰會其稍食稽其功事三則曰均其稍食施其功事無浮食也內宰以下大夫二人而佐王治內之政如此家法其有不齊乎不特此耳內小臣掌后食正其服位后出入則

前驅則猶王之太僕也內豎掌外內通令凡小事則
猶王之小臣也闇人掌王宮中門之禁幾其出入以
時啓閉則宮門之禁嚴矣寺人掌內人女宮之戒令
相導其出入而糾之則宮庭之糾察密矣王有太祝
后亦有女祝王有太史后亦有女史王有司服后亦
有內司服王有弁師后亦有追師特外以士人為之
內以奄奚為之以內外之不相混宮庭之不容雜處
也以至典婦功絲枲三官此后宮女功事也奚用士
人為之是以外人而稽女功也染人追師屨人三官
此后官服飾事也亦用士人為之是以外人而治服
飾也此最人主奢儉所繫后宮風化所關非士人為

之則害國政矣大抵王后均體者也王聽男教后聽
婦順王理陽道后治陰德王聽外治后聽內職王之
於后如日之於月陽之於陰相須而後成者也是故
古者天子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后
亦立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理內之
職與治外同則是齊家之道無以異於治國也是以
王之三公論道經邦官不必備惟其人則后之三夫
人亦坐而論婦禮無官職宜也九嬪猶孤卿也分職
率屬其任為重內宰飭以婦學之法教九御蓋一嬪
御矣女御以時而御王所以歲時而獻功事朝夕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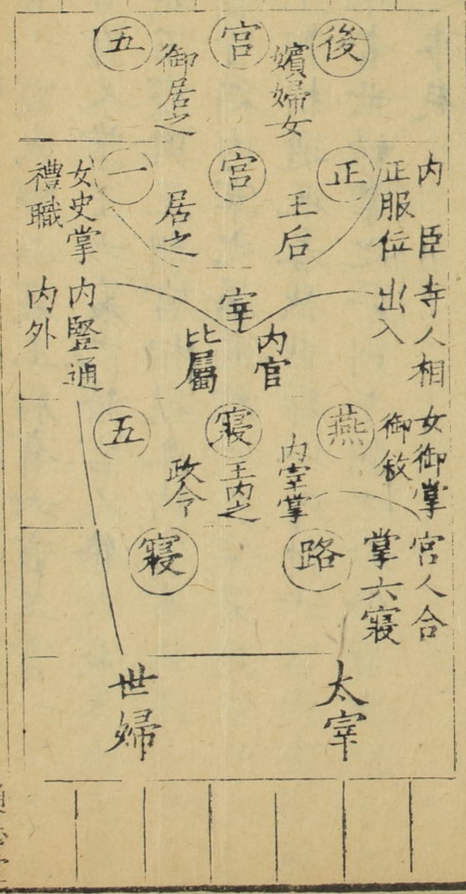
御於王最親近者苟不嚴之以教進之以時責之以功則列屋而望幸負寵而爭妍安能無異習邪世婦則猶大夫之職當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齎盛涖女宮而陳具羞職以婦言則於嬪婦之禮法素閒習矣夫故不待內宰九嬪教之鄭氏謂世婦不言數君子不苟於色有德則充無則闕是也不然則春官有世婦每宮卿二人掌女宮宿戒亦預齎盛饗食之事而亦謂之世婦果何義哉由前而觀則后宮之官不虛設由后而觀則后宮之職不徒分成周齊家之道亦可槩見況有統之以內宰臨之以太宰而又儀刑之以一人自然內和而家理矣或者則曰內

宰佐后立市陳其貨賄而預市井之猥賤可乎內小臣后有好事于四方有好令于卿大夫則使往以王后之貞潔而行諸侯卿大夫之交好可乎不思建國之初面朝後市是王朝先義而后宮後利也后宮者女功之本天下之所取法也內宰陳其貨賄乃所以出其度量淳制豈非葛覃言后妃之本者乎又況夫人命婦過市司市且有其罰則內外未嘗相雜也亦何嫌於立市乎案禮天子享諸侯有王后亞獻之禮子男來朝夫人致禮是王宮有致好之禮也王后者天下之母羣臣之所仰望也小臣致其好事好今乃奉后命而往也豈非卷

耳言后妃之志者乎又況內人弔臨于外寺人且帥而往立乎其前則內外未嘗相混也亦何嫌於致好乎或者又曰內宰小大夫也九嬪之教豈內政之宜親春官世婦卿也六宮之帥豈內宰之所宜預不知內宰之屬有內小臣奄士奄人也內宰之教安知非奄人傳之乎世婦之吏有女府女史奄女也世婦之帥安知非奄女行之乎周人內政之詳如此而盛者猶有不滿之論亦過矣周衰此政不行然詩人言艷妻之煽猶知歸咎於皇父卿士家伯惟宰之不得其人褒姒嫉妒讒巧敗國殄伯一詩所謂婁菲貝錦哆侈南箕者寺人孟子尚能言之蓋其家法相承耳

曰習熟尚知周政王內之政不爾也況當成周盛時成王周公身爲之而身行之家齊而國以治而天下以平尚何以議爲哉

王內圖



王有六寢大寢小寢王后有六宮正宮一後宮五
天官宮人掌王六寢之脩宮人脩六寢爲太宰屬
官是王寢與王朝宮相通也內官有內小臣寺人
等官皆爲內宰之屬而統於太宰是則后宮之官
與王朝相通也春秋世婦以卿帥六宮內事有通
於外者世婦掌之是則王朝之六卿皆與聞乎六
宮之事矣

門制

案鄭司農釋閽人中門之禁曰王有五門外曰皐門
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
畢門康成曰雉門二門也夫皐者遠也門最在外故
曰皐庫門言有所藏也雉門取其文明也應門謂居
此以應治也路門取其大也路門謂之畢門者言自
外至此而畢故曰畢此五門之義也考之周禮閽人
掌守王宮中門師氏居虎門左司王朝小宗伯縣衰
冠於路門司士有曰路門左路門右太僕建路鼓于
寢門外其餘曰應門閽人曰守王門師氏虎賁曰
詔居門太史曰垂首服法于宮門太僕曰墨者使守
門而已中門以其居五門之中可知其爲雉門大寢
門以其在寢門之前可知其爲路門也虎門以其在
王朝之後畫虎焉此路門之別名也治朝在路門之
外王日眡朝故言路門爲詳此天子二門之名見於

周禮也鄭氏何以謂之五門書曰王出在應門內則知王有應門記曰庫門天子皐門則知王有皐門庫門故曰王有五門然周書又有所謂南門者說者謂南門則爲應門以王者於應門向明而治故曰南不思書言王出在應門內又言逆子釗于南門安得以南門爲應門也或曰南門雉門也雉文明之物而屬南方故曰南不思春秋書新作南門及書雉門及兩觀災安得以南門爲雉門也如此則天子五門鄭氏釋門爲六門者矣諸侯半天子之門則有三門鄭氏釋明堂位則謂庫雉路釋綿詩則謂皐應路其說自相違戾以詩考之乃立皐門乃立應門此古者諸侯之

制擅弓曰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家語記儒弁公易朝市孔子曰繹之於庫門之內失之矣合是三者而觀之則諸侯有皐門庫門應門爲三門爾如春秋於僖公書新作南門於定公書新作雉門此魯僭王門之制故書蓋古者營國必先立爲門制以示尊卑名分定焉政令出焉觀望繫焉門而可踰則上下等級不復可限矣語稱邦君樹塞門記稱諸侯不臺門雉門南門之作春秋書之防僭越也況外朝在皐門之內而徇事弊訟於是乎入焉象魏在雉門之側而帥民觀象於是乎在焉治朝在南門之內而路門之內而燕朝在路門之內而

制司王朝者在焉達窮民者在焉衛王宮者居焉蹕王宮者居焉閏月而詔王居焉豈特隆九重之勢而壯萬里之威者哉知門制所以嚴君臣之等級又知門制所以通君臣之政令則知周人立門之制不苟矣

奄官

周人治內之政詳凡而設官分職皆以士大夫為之必不得已而列在內庭供給內事者始用奄人奄之為言閹也王金陵曰鄭氏謂奄為精氣閉藏者蓋因民之有疾而用之與蘧除蒙鬠戚施植鏄侏儒扶盧聾聵司火矇瞍修聲同晉臣對文公之言若以為刑人則國君不近刑人況於王乎若以為刑無罪之人則先王所不忍也愚案司馬下腐刑荅任安書引景監趙談等以為喻蕭望之奏恭顯用事請罷宦官以合古不近刑人之義則是奄為刑人矣周禮掌戮曰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先王無絕人之心未嘗不用刑人也奄者犯宮刑漢之所謂宦人也然則周人果近刑人乎曰非也考之周禮天官之屬除闇人寺人內豎之外用奄者凡二十九人其職不過酒人漿人籩人醢人鹽人幂人內司服縫人而已內小臣一職以其掌后服位禮命故擇奄之賢士為之地官之屬用奄者十有二人其

職不過舂人饎人蒙人而已舂官之屬用奄者止八人其職不過守祧而已總三官而論之直四十有九人耳而其下爲之供給服役者皆不過女奚之徒且皆不得預下士之列獨内小臣一官言士爾成周之用奄人非酒鹽之微則舂饎之賤非戶庭之隱則祧廟之幽耳雖曰刑人何嘗一日得在君側而天子與之相近邪又況守祧則宗伯統之舂人等則司徒統之酒人等則太宰統之其職卑其數寡而又臨之以公卿大臣豈容有不正者得以厠跡於其閒哉周衰入于春秋勃貂立公子無虧則奄人預廢立矣繆賢薦舍人蘭相如則奄人預薦舉矣恃勢怙寵竊權弄柄至漢唐爲甚弘恭石顯久典樞機而張堪蕭望之不得用曹節王甫搖弄國柄而陳蕃竇武不得行則政柄歸奄人矣魚朝恩管神策兵吐突承璀爲招討使韓全義討淮西賈良國監其軍高崇文討蜀劉正亮監其軍則兵權歸奄人矣古人以輿臺待奄人則刑人之用爲無傷後世以樞筦付奄人則刑人之用爲有害士大夫彌縫主闕沮抑姦謀必曰天子不近刑人則天子得以親信之矣漢人所謂手挾王爵口含天憲唐人所謂西頭勢重南衙樞機權重宰相尚何足怪也哉

教化

前乎周官舜命契爲司徒則曰敬敷五教後乎周官則穆王命君牙爲司徒則曰弘敷五典司徒之掌教典尚矣故成王作周官亦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然司徒之教舍五者之外無他物考之周禮司徒曰掌邦教典曰教職曰教職象曰教象法曰教法官曰教官之屬意其爲教出此也今觀其屬則不然自鄉師至比長自遂師至鄰長皆鄉遂之官自封人至充人皆疆場畜牧之官自載師至均人皆貨賄賦斂之官自司市至掌節皆掌關市自庫人至場人皆掌田野山澤自廩人至稾人皆掌倉廩祿食所謂教官者不過師氏保氏司諫司教六七人而已何以謂之教官之屬又觀司徒之職大半皆土地封疆之政所謂教者亦曰惟十有二教曰三物之教曰五禮六樂之教云爾豈司徒所掌之教僅止於此耶詳考其職先曰以土會之法辨五物之地繼之曰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以此推之則司徒之教可知矣蓋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先王不先制民之產以淑民之心而欲以言語文字誦說傳授者爲教徒善豈足以爲政哉故嘗謂司徒教民必先有以得地利而後可以淑人心既有以淑人心而後可以全天理以也以土宜辨十有二土以五會辨五地之物生順民物以土宜辨十有二土宅民居也以土宜辨十有二

壤教稼穡也以土均辨五物九等均地征也以土圭測日景求地中定民極也外而制邦國之封疆正畿封也外而造都鄙之地域建田疇也如是則地利可得矣地利既得則惟土物愛者厥心臧安土厚仁者故能愛於是乎合五家爲比使之相保至五州爲鄉使之相賓所以聯其比居又須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所以厚其俗如是則人心可淑矣人心既淑則生厚而不爲物遷性靜而不爲物動然後十二教可以施鄉三物可以教五禮可以防僞而教之中六樂可以防情而教之和正月教象可以使之並觀矣如此則五教不待敷而自敬五典不待敷而自和天理豈有不全者乎若是而猶有不率教之民則以鄉八刑而糾之又有不服教而興獄訟者則聽而斷之歸于司寇士師之官是又以遏人欲而存天理也參考司徒一職雖其條目布置先後不一以見教民之時而使民相生相愛之具實參錯而並施也故司徒之職曰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又曰掌土地之圖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豈非司徒所以佐王安擾邦國者其在土地人民中歟又曰以土地之圖知地域廣輪之數辯其名物又曰辯邦國都鄙之畿疆設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是數者豈非司徒教民之根本歟案小司徒之職曰掌建邦之教法

以稽國中四郊都鄙夫家九比之數曰教法而必稽夫家九比之數是其爲教亦不出乎此矣其餘六十官屬雖曰整頓田疇分畫郊里征斂賦役掌管山川紀綱門市扃鐍倉廩而先王之教已流行乎其中豈特倚師保六七人而已哉大抵先王教民自田野始豳詩言風化之由孟子言王道之始無非因民之常而施教也後世王制不明民極不立聽其自生自養而無以保其安土之仁聽其相刃相靡而無以導其愛物之善人欲橫流而天理晦蝕矣君臣之間方以化民成俗爲學校之事而付之有司謂是足以塞吾教職之責雖可以善人之形而不可以善人之心上爲文具下爲觀美相與爲欺而已及陷乎罪從而刑之以爲是弗率教者是罔民也惜乎無以司徒教民之意告之者

王畿

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蓋王畿天下之本所以觀萬國而示儀總八方而爲極也人知有極則東西南北於是乎求中而不容有所偏倚也人知所止則先後遠近於是取中而不敢有過不及也聖人爲民立極中道以爲標準可不於王畿千里之地而先正其本乎是故司徒建國必求地中測之以土圭正之以日景南北東西必揆其中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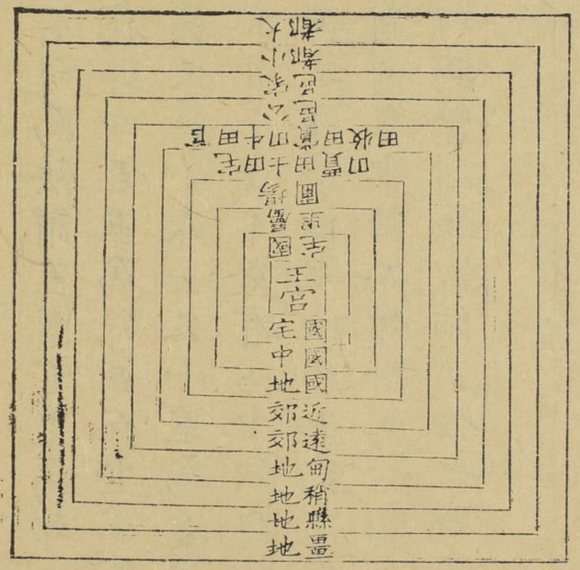
夕長短必眡其中寒暑風陰必度其中測其土深欲其淺深得中也正以日至朝其長短得中也古人立土圭以測日景必先測其土地之深然後立土圭焉土圭之制尺有五寸日景短而不滿則知其爲南矣地近南則多暑日景長而過圭則知其爲北矣地近北則多寒日景如夕之時則知其爲東矣地近東則多風日景如朝之時則知其爲西矣地近西則多陰土圭致日之法當以冬夏以其短長之極也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則與土圭等矣是謂地中既得其中則天地合而四時交風雨會而陰陽和然則萬國阜安乃建王國焉不特此爾匠人建國水地以取其中置

槩以視其正晝參諸日景夜考諸極星匠人雖兼必合周人之制其求爲中則一也至於建諸侯邦國則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亦以求邦國之中不言中者承上文爾鄭司農感於地中之說謂今潁川陽城地爲然彼徒見周人營洛謂之土中不知洛書爲中乃取其四方朝貢道里均爾如以洛爲土中然後建國則豐鎬果爲不中乎而況陽城之地去洛亦遠此果謂之土中周人胡不都陽城邪若專以王畿爲地中則侯國皆不中矣天地四時果不交合乎陰陽風雨果不和會乎案春官典瑞掌土圭以致四時封國則以土地夏官土方士掌土圭之法以土地相宅而

建邦國都鄙考工記玉人亦曰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則是王畿之外邦國都鄙無不以土圭求地中蓋中在天地間不容以一家觀之一廳則有一廳之中一室則有一室之中中無往而不在也故一家有一家之中一國有一國之中天下有天下之中先王建國亦隨其地而求其中爾天地陰陽之氣豈以一方而遂窮耶聖人財成輔相天地之道亦豈有一方而不中耶中之爲道不特建國爲然也辨方正位則方位之中有中體國經野則國野之中有中設官分職則官職之中有中王畿之內無一而不爲中也不然則周官六典之首何以總謂之以爲民極也歟

案鄭氏注引司馬法謂王國百里爲郊二百里爲州三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其名不同其制又異又杜子春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近其說亦非王畿千里有國中郊野鄉遂都鄙之別今只據載師所任之地約而爲圖略以見王畿千里之制爾自中國而郊野爲六鄉遂十五萬家所受之田其餘則爲載師所任之田矣

王畿千里之圖



大司馬曰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王畿千里自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自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畿者以限制畿疆言之也職方氏曰辨九服之邦國王畿千里自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至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服者以服事天子而言也王畿千里之外九畿有四千五百里似與尚書五服五千之制不同然細考之堯之五服本二千五百里一服各弼以五百里凡二千五百里故曰弼成五服至於五千至周人分爲九服堯之百里男邦今爲男服百里采今爲采服二百里武衞今爲衞服百里蠻今爲蠻服百里夷

今爲夷服其名雖存其制則異故九服合王畿而言之與尚書特差五百里爾以此見地域廣狹自唐虞以來未有大異漢儒謂周公斥大土宇之言不足信矣夫四海之內方千里者九州方千里一州二百一十國八州八千里凡千六百八十國合王畿千里之內九千三國而言共一千七百七十三國而附庸之國不與焉大行人則曰邦畿千里自其外五百里侯服至要服乃在九州之外若是則九州之內只容六服通王畿僅四千里尚書之五服何以謂之五千王制之九州何以謂之九千蓋尚書比周禮以直計之案安國釋五千之說以爲兩面相距此乃漢儒之說王制漢儒所作以一州之地言之九州之地合九千里若以相距言之則四千五百里爾以王畿九服直計之凡五千五百里則六服在內三服在外矣三服在外非是純不屬九州以其在外地故曰九州之外不可以中國之法繩之書曰六服羣辟罔不承德又曰六年五服一朝言五服則要服亦不常是以武成敘諸侯之助祭洛誥稱諸侯之會和康王之誥陳諸侯之聽命上言五服爾然此特言九州九服之制而成周封國之制可得聞歟案王制孟子皆云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與武

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之制同今考之周禮大司徒
曰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
職方氏曰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
侯三百里則七伯二百里則九子百里則百男
凡五等也與王制孟子武成不同漢儒紛紛或以爲
附庸或以爲斥大土宇或以爲開方里數或以爲夏
商周異制儒者常辭之矣然此在王制孟子武成周
禮自有明文第說者不察爾王制曰公侯皆方百里
孟子曰公侯地方百里伯子男皆以是差等蓋王制
言王者之制爵祿故以分田制祿言孟子言周室之
班爵祿故以分地制祿言武成以分土對列爵言之

是亦以分土制祿言之也周禮則不然諸公之地以
封疆言則五百里至諸男之地以封疆言則百里是
以封疆所至之地言之故有五等也公之封疆雖五
百里而受田食祿則百里而已侯伯封疆雖四百里
三百里而受田食祿則七十里而已子男封疆雖二
百里百里而受田食祿則五十里而已如今之郡縣
大小各有差而俸秩乃其祿也又如今之食邑多寡
各有數而實封乃其所食之祿也以封疆言則五等
以食祿言則三等此其所以不同歟曰封疆者合山
林川澤宮室除巷所占之地言之也曰食者此合封
疆所出之稅而王食其貢如九貢致邦國之用山師

川師致山林川澤珍異之物是也公之地王與公各食其半侯伯之地自食其二王食其一子男之地自食其三王食其一鄭氏曰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宇之也如司勳凡頒賞地三之一食鄭氏謂王食其一二入於臣亦此例也以其食者鞫之曰食者半曰食者三之一曰食者四之一是則合封疆之所食者亦有三等也且如大司馬曰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則是制軍亦三等典命曰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則受命亦三等司服有公之服侯伯之服子男之服則作服亦三等司儀擯相之禮亦曰公居上等侯伯中等子男下等豈於食以之制不然乎但王制孟子以公侯爲一等周禮以侯伯爲一等用各不同爾王制孟子在周禮後當以周禮爲正然職方氏所謂四公六侯七伯二十五子百男之封凡百四十二國復與王制二百一十國之制不同小鄭氏附庸之說以百同爲圖百里封男則百里百同足矣如公二十五同則與封公五百里之數不合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與同數亦差何必改七字爲十一字案此百四十二國計二萬一千五百里總言邦國千里者謂千里之地提而封之可以封此五等侯國言千里者以直計之言五百里四百里至百里者以四面封疆言之百四十二國以二千里之地

封之若以千里合四面提封而計之豈止二萬一千五百里哉王制言封二百一十國是以一州千里而言周禮言封百四十二國是以邦國千里而言非謂一州僅百四十二國也若謂邦國千里之地不足以封五等侯國則王制一州千里之地又安得二百一十國也故下文曰以周知天下言以此數推之可以徧知天下封疆之數矣然此亦言五等三等之制而成周封國之意可得聞歟案王制曰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此與尚書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之意同考之周禮司職曰建牧立長以維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職方氏曰凡邦國小大相維王設其牧形方氏曰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先王建國必爲是相維相比之制蓋有以維之則小大相統可以潛消其姦宄之謀有以比之則小大相承可以陰弭其憑陵之患惜夫先王建國之意至春秋掃地矣而彊陵弱衆暴寡比比有焉後世不考其制不原其意而徒曰封建私也郡縣公也豈不繆哉

井田

周禮致太平之書井田太平之紀綱也不井田則不可以行周公之道用周禮者可不先明井田之制乎

然制度明則井田可以行議論定則井田可以復今考鄭註分畫殆有異同是豈先王制度或有不同歟何先儒議論自爲不一也大司徒曰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此言都鄙之田制也小司徒曰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此泛言經土地而井牧田野爾鄭氏則曰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遂人曰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百晦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二百晦餘夫亦如之此言辨野之土以頒田里也大司馬曰上地食者三之一此泛言凡令賦以地

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三之一此泛言凡令賦以地與民之制爾鄭氏則曰令邦國之賦亦以地之美惡民之多寡爲制如六遂矣至於匠人爲溝洫九夫爲井十里爲成百里爲同此言溝遂洫澮之制也鄭氏亦曰此畿內采地之制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夫井牧之制通夫天下可也如鄭氏之說則邦國之田制尚如六鄉而都鄙之田制獨與六遂異乎田謂之井則通天下皆井矣井邑丘乘縣都之制無往不同井方一里凡九夫受田九百晦邑方四里三十六夫受田三千六百畝丘方十六里百四十四夫受田萬四千四百畝甸方六十四里五百七十六夫受田五萬

七千六百畝縣方二百五十六里二千三百有四夫受田二十三萬四百畝都方一千二十有四里九千二百十六夫受田九十二萬一千六百畝中爲公田之數在內自井而邑至縣而都欲其聯不可稽也經野不殊乎九夫度地不離乎三等受田不過乎百畝此井田之定制也大司徒曰造都鄙則舉外以見內也小司徒曰經土地則與內以見外也遂人曰辯野之士則舉遂以見鄉也司馬曰令賦則舉鄉以見遂也匠人曰溝洫則舉內以見外並言也鄭氏何是而分都鄙鄉遂之異乎況小司徒明言以稽國中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先鄭謂九夫爲井是也國中四郊都鄙同是夫家九比之數則是鄉遂采邑通行矣合而觀之都鄙不易之地即上地一易之地即中地再易之地即下地特遂人於采邑加萊五十畝一遂之上地有不如采地爾雖曰百畝二百畝三百畝數有不同而大司馬言其所食上地百五十畝而食者二之二則百畝爾中地二百畝而食者半則百畝爾下地三百畝而食者三之一則亦百畝爾而實則一夫百畝爾此一夫受田之制然也然一夫受田百畝遂人言餘夫亦如之則受田之數不已多乎蓋古者用民之力則必授之以田小司徒言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

人可任者家二人大司馬言可用者亦如之凡一夫一婦則爲夫家登五人以上則爲家其餘夫則上家三人中家合五人下家一人可任用者故必授之以田不可任用則不受田矣遂人曰以彊予任毗謂餘夫彊有力者則予之田而任其力是也孟子所謂餘夫二十五畝此乃言自鄉以下圭田五十畝餘夫則二十五畝與遂人餘夫受田百畝之制不同此餘夫受田之制然也說者謂小司徒之所井牧者六遂之田自鄉遂之外則爲都邑之田如載師所謂公邑家邑小都大都之田任甸稍縣疆之地是也考之載師又有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近郊遠郊皆六鄉之民民皆計夫而受田矣則此七等之田果何所授乎蓋自國中而至遠郊皆爲鄉遂之地鄉遂止有十五萬家自十五萬夫及餘夫受田之外其餘則爲七等之田亦奚有不足者是以致仕者其家所受田則曰宅田仕有祿者受田如圭田則曰士田賈人在市其家所受田則曰賈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則曰官田田賦所出以飼牛者曰牛田田賦所出以飼馬者曰牧田公卿大夫有功而受賞者曰賞田此載師七等受田之制然也孟子曰仁政自經界始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是故大司徒之

造都鄙而繼曰分地職制地貢小司徒之經土地而
繼曰任地事令貢賦遂人之須田野而繼曰領職作
事以任貢賦載師之物地事授地職亦必辨任土之
征蓋經野以分田則必足賦以制祿也然夏后氏五
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徹之爲言通
也蓋與貢助之法通行也鄭氏於匠人之註則曰周
制畿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夫貢者使耕其田而自
輸其稅如孟子所謂什一使自賦也助者借民力以
耕公田而公取其稅如孟子所謂九一而助也鄭氏
以畿內爲用貢法以邦國爲用助法乃與孟子不合
不知成周鄉遂都鄙邦國井牧之制本同惟貢助之
法少異前案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
賦國中言鄉野言遂也分而言之是鄉用貢法遂用
助法矣蓋六鄉於王畿爲近而皆君子故使之什一
自賦其粟則藏於舍人六遂於王畿爲遠而皆野人
故使之九一而助其粟則聚於旅師貢與助法通行
故曰百畝而徹貢助並行鄉遂異制烏可以畿內獨
用貢法乎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
私百畝同養公田此言助有公田也周詩云雨我公
田遂及我私又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田有公私之
別則其爲助可知矣故遂人曰以興耡利甿謂興起
衆民共治公田也里宰曰以歲時合耦于耡謂合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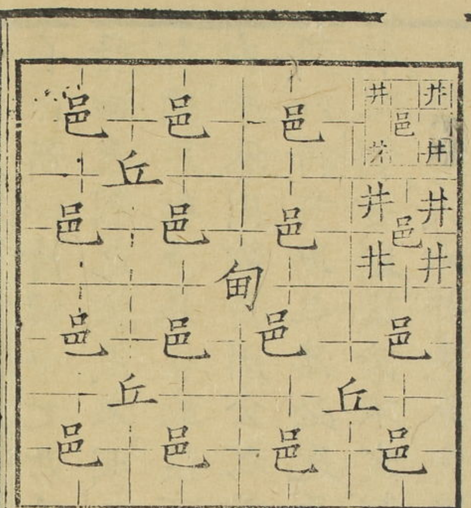
力耦耕公田也旅師曰掌聚野之耡粟謂公田所收之粟也田野者是遂人所掌邦之野也助之一字惟見於六遂之官是六遂爲助法明矣鄭氏既以鋤粟爲民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粟稅則是惟助爲有公田而行於六遂矣何爲而曰邦國獨用助法乎愚案載師所入八等之地閭師縣師所任之賦則是用貢法矣蓋園廛二十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無過十二漆林二十而五鄭氏以爲輕近而重遠非也國宅無征以其無地可耕也近郊十一者宅田以優致仕士田以當世祿賈田以有市征所以輕也遠郊二十而三者官田賞田以有人在官者已食祿牛田牧田以共畜牧者之食故比近郊差重也甸稍縣都十二者以其公卿大夫與王子弟食邑采邑之所貢故視遠郊爲重也輕園廛者以其無田穀也重漆林者以其非田穀也稅有遠近輕重之不同故載師立爲定額使之自貢而閭師縣師征之爾鄭氏註匠人謂以載師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是特有見於此也故地官司稼掌巡邦野之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則是於邦野貢法亦必隨歲而爲輕重豈若後世所謂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而於凶年取盈乎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者意者貢法至戰國而壞助法亦不復存故龍子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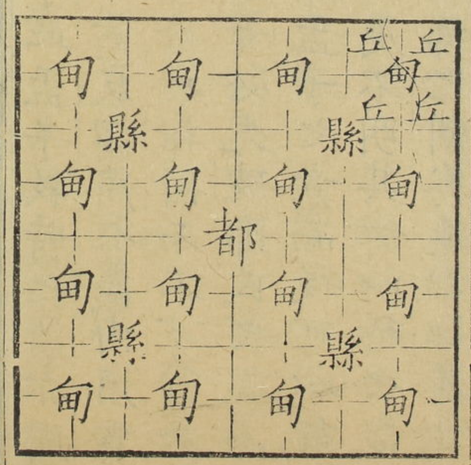
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當時惟以貢法專行而人忌助法之善此孟子所以爲救時之論而欲貢助通行也故有國中野外之別蓋自春秋以來宣公初稅畝而公田之法壞矣左氏曰穀出不過籍公羊曰古者什一而籍穀梁曰古者公田則是井田皆爲公田亦明矣宣公既取公田之稅又取私畝而稅之則是什而二之也春秋譏之至哀公問有若以年饑用不足而有若對以盍徹乎哀公則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是自宣公以來周之徹法已不復行況戰國暴君汚吏乎故孟子謂貢法未可盡廢而助法不可不行請野九一而助所以寬野人國中什一使自賦所以待國中之君子此孟子救時之論亦周公受田之制也鄭氏不明此意反謂周人畿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是豈助法可行於邦國而不可行於畿內乎然則欲行周公之道者必先破鄭氏之說而後可以行貢助之法必先原孟子之意而後可以行井牧之制否則議論不定制度不明其何以行之哉

案鄭氏以井邑丘甸縣都之制爲造都鄙其說已非又云邑方二里丘方四里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案孟子方里而井井方一里則四井爲邑邑當四里丘當十六里甸當六十四里縣都皆以是推之鄭氏旁加之說則求合司馬法

爾然天下地形南北東西多寡不同高下亦異豈能一一方平如棋局然今畫此圖亦姑以存其大槩耳

井邑丘甸圖





荒政

大司徒之於民既庶而又富之可謂得地利矣既富而又教之可謂得人和矣然而天時不常水旱爲沴則地利有所不能殖人和有所不足恃聖人有憂之是故爲之荒政以聚萬民所以救天時之不常而濟地利人和之不及也散利貸種食也薄征輕稅賦也緩刑寬刑罰也弛力息繇役也舍禁山澤無禁也去幾關市無幾也眚禮殺吉禮也殺哀節凶禮也蕃樂徹樂而弛縣也多昏殺禮而多昏也索鬼神而爲凶年禱也除盜賊而使良民安也蓋天災國家代有歲凶年穀不登上之人苟不有以賑救之不有以存恤

之則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矣民安得而聚哉周人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又曰大荒大禮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其拳拳於聚民可謂至矣而其存恤賑救之意又散見於六屬之中鄉師以歲時賙萬民之艱阨以王命施惠司救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王命施惠司稼則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而平其興即荒政之散利也司市凶荒則市無征司關國凶荒則無關門之征即荒政之去幾也司徒救荒言去幾司關禦暴故言猶幾均人凶札則無力征無財賦即荒政之弛力也廩人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膳夫大荒則不舉掌客凶荒則殺禮司服大荒則素服即荒政之眚禮也大司樂大荒大哉今弛縣即荒政之蕃樂也士師若邦凶荒則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朝士若邦凶荒則令邦國都縣慮刑眹即荒政之緩刑也小宗伯大哉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太祝太哉彌祠社稷禱祠家宗人以至日致天神人鬼地示物魑以禬國之凶荒即荒政之索鬼神也六官之屬苟可以爲荒政之助者無不致其詳焉成周聚民之意可謂仁之至義之盡矣然此十有二政曰弛力曰薄征曰會禁曰去幾固皆有以利民矣一以散利爲先則其關繫民命尤急也利不散則民不聚雖有眚禮蕃樂

殺哀多昏之政未必有實惠及民先王荒政以散利
爲急蓋古者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九年耕必餘三
年之食預爲先備以爲散利之地故堯有九年之水
湯有七年之旱民無菜色者備先具也是以周人有
倉人掌粟入之藏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旅師
則聚野粟平頒其興積施其惠遺人掌縣都之委積
以待凶荒皆先爲之條也後世如梁之移民河東漢
人之就食蜀漢亦得周人移民就穀之意發倉廩以
振貧民遣使以振貸無種食者亦得周人賙民施惠
之意然皆可暫而不可常也獨一常平義倉之法有
倉人藏粟旅師聚粟遺人委積之攻誠可以爲荒政

散利之助而後人不能遵守其法而推廣其意常平
義倉之名存而實廢卒有水旱之變國胡以相恤哉
上無以散其利下無以聚其民則有去而爲盜賊者
矣盜賊方興乃相與講求其弭盜之策甚者必重法
立威以求勝之不思禮義生於富足盜賊起於貧窮
周人荒政以除盜賊居其末蓋亦甚不得已也鄭氏
謂急其刑而除之則失之矣且周人非不除盜賊也
在司稽則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在士師則掌邦
賊邦盜之成在朝士則凡盜賊殺之無罪在司厲則
掌賊盜之任器貨賄在掌囚則守盜賊在掌戮則搏
盜賊在司隸則帥其民而搏盜賊在環人則諜賊然

此非凶荒之時其除之必急固宜也凶年盜賊蓋亦饑寒所迫耳何後世不求所以救凶荒之政而徒求其所以勝盜賊之術歟然則欲除盜賊者當如何曰自散利始

鄉遂

王畿千里有中國郊野之別註家分近郊遠郊百里之地爲鄉遂皆未足據案鄉士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則國中爲鄉矣遂士掌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則四郊爲遂矣大率在中國者合七萬五千家則爲六鄉在四郊者合七萬五千家則爲六遂小司徒所謂稽國中四郊間師所謂掌國中四郊者此地也其餘則爲載師所任廛田及七等之田鄉遂受田之制愚既於井田言之矣今姑以鄉遂之官言之司徒曰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此六鄉之比也遂人曰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都此六遂之比也六鄉六遂各七萬五千家五家爲比則有二千五百比長以下士爲之合六鄉有萬五千下士矣五比爲閭則有五百閭胥以中士爲之合六鄉則三千中士矣四閭爲族則有一百二十五族師以上士爲之合六鄉則七百五十上士矣五族爲黨則有二十五黨正以下大夫爲之合六鄉則百五十下大夫矣五黨爲

州則有五州長以中大夫爲之合六鄉則有三十中大夫矣五州爲鄉則鄉大夫一人以卿爲之則六鄉大夫矣六遂之數亦然但每官各卑鄉官一秩爾六鄉之官凡一萬八千九百三十六人六鄉七萬五千家而祿有萬八千餘官說者多疑其不給不知鄉老且以三公兼之鄉大夫則以六卿兼之其他中大夫下大夫之屬必以朝臣兼之比長閭胥族師之士亦必以六鄉之民爲之如鄉大夫所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是也況自鄉大夫而下並無府史胥徒六遂之官皆然其不設局分可知矣雖曰萬有八千餘官而祿之以七萬五千家之賦豈有不給者哉然嘗疑之司徒而下則掌六鄉遂人而下則掌六遂鄉官列於鄉師之下而遂官列於市官之後何其不相聯也且以遂官考之以歲時登其夫家衆寡及六畜車輦則如鄉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可任者則如鄉軍旅田役之致民者亦如鄉賓客祭祀之共給者亦如鄉歲終之會政致事者亦如鄉而司徒之教飲惟曰鄉飲射惟曰鄉賓興惟曰鄉三物糾民惟曰鄉八刑歲時邦法之讀德行道藝之選友弟睦婣任恤之書惟及六鄉而不及遂先王何詳於六鄉之教而獨略於六遂邪孟子曰無野人莫養君子無君子莫治野人在六遂者土則曰野民則曰甿牲曰野牲職曰

野職道曰野道役曰野賦曰野貢周人爲是先後詳略之敘者所以別野人也不然鄉大夫之職辨夫家之可任者國中則自七尺以及六十晚賦而早免之野則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早賦而晚免之何亦分爲早晚之別邪雖然鄉遂之官皆王官鄉遂之民皆王民先王未嘗以內外殊觀也觀小司徒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四郊都鄙夫家九比之數則是王畿千里之地皆同此教法亦何有鄉遂之別乎是故鄉大夫三年大比則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遂大夫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明其有功屬其地治者有功地治雖非德行道藝之考而鄭氏以爲舉民賢者能者亦如六鄉之爲則其所以待六遂之人才猶其待六鄉之人才也愚故曰觀周人三物之教詳於鄉而略於遂則知先王不易俗而脩教觀周人三年之比賓於鄉而興於遂則知先王不以地而棄才

軍賦

案大司馬制軍天子王畿六軍公大國三軍侯伯次國二軍子男小國一軍此制軍六等也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家起一人爲軍則六鄉爲六軍矣六遂亦七萬五千家合六遂六鄉則可制十二軍有十二軍之衆僅制爲六軍可見先王之不

盡民力也不特此爾司徒司馬皆言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可任者家二人一井凡八家姑以下地言之則可任者十六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一井只八人爾故遂人曰以下劑致甿民雖受上田中田而會之惟以下劑爲率其寬民力可知也上地有三人之數而起役惟一人則役未嘗盡調也鄉遂有十二軍之制而制軍惟六軍則兵未嘗盡行也又況有萬二千五百人居則爲比閭旅黨州鄉會則爲伍兩卒旅師軍他日之五長兩司馬即平日之比長閭胥也他日之卒長旅師即平日之旅師黨正也他日之師長將軍即平日之州長鄉

大夫也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足以相別聲音足以相識則以之起軍旅以之作田役以之比追胥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豈有規避而不行者哉考之周禮徒役只發一人惟田與追胥竭作註云追逐寇也胥捕盜也習田固可竭作追胥寇盜雖曰使之盡行恐未必盡竭鄉遂之民意必有遞征之法也且如魯人三郊三遂亦可作六軍而大國只三軍而已且不盡用其民至晉作州兵是盡一州二千五百家皆使爲兵而不留羨卒也晉作三行是盡郊遂七萬五千家皆使爲軍而不留半兵也故君子譏之以其非周人制軍之意也然此特制軍之法爾而周

人因井田以制軍賦可得聞乎案周禮稍人掌丘乘之法是四邑爲丘十有六井百四十四家共出車一乘矣比丘乘之法推之則甸四十乘都六十四乘其車乘之賦可知也六軍共七萬五千人只此八都受田之夫可以供之八都共出車五百一十二乘以供六軍之用王畿之內不知有幾都之地而所出只此而已亦豈爲多乎詳見馬政論內鄭康成乃以乘字爲甸而改讀之彼徒見司馬法曰四井爲邑四邑爲丘馬一疋牛三頭四丘爲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疋牛十三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故以乘爲甸所出而丘非之賦也然二井八家若以中地計之可任者

二十人甸六十四井爲五百二十家可任者通一千二百八十人今司馬法只用七十五人說者乃四百七十家有餘只賦兵二十五人周禮蓄兵之數雖多司馬發兵之數則少也又案司馬法曰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疋馬二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成十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案前言甸六十四井用七十五人今十甸爲成旁加甸地三十六井共百井八百家乃只調三十人此與前說又不合也說者乃

曰四分當兵之數乃起發其一分之彊故八百家只有三百家畜休者常五百家積數百井八百家約爲丁四千八百人可任者二千人二十分四千之一有奇爲四甲百人有奇又四分百人之一有奇只發三十人此又於發兵之數三分而休其二也二說既自不同儒者彊爲之解釋爾兵乘之法安可援是以爲據且司馬法之書不知作於何人起於何代或以爲文王治岐作或以爲齊景公大夫田穰苴作其書豈合周禮焉可引之以亂聖經邪鄭康成釋經往往據司馬法釋井邑之制而引夫屋終成通同之說釋郊甸之制而引郊

州野縣都之說釋車甲之賦則引司馬法釋溝洫之說則引司馬法釋輦輦之名則引司馬法以至釋朝會之儀則亦引司馬法未能辨聖經之疑適以滋儒者之惑愚請以周禮爲據而司馬法無所取焉周禮雖不詳言軍賦而小司徒登其鄉之六畜車輦鄉師簡其鼓鐸旗物兵器族師合卒伍簡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遂人登其夫家六畜車輦鄰長作民以旗鼓兵革帥而至則凡軍旅田役之所當需者鄉遂之官皆素備於平日豈特臨時而後修車馬備器械也哉不特此爾鄉帥有軍旅田役之戒則受法于司馬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

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帥而至稍人若有
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輦輦帥而
至以聽於司馬縣師稍人以甸稍縣都爲名凡有軍
旅則屬于司馬則是丘乘之賦通内外皆然也是雖
不許乎軍賦而兵寓於農賦藏於民作而用之自有
成法故軍旅不言賦之數以其皆出于田而有定額
也又況小司馬之職有闕文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
又皆缺職安知軍賦不見于此而俱不存耶若夫外
府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遺人師旅掌道路之委積
委人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凜人師役則治其糧與食
倉人戎事共道路穀積飲食之具此皆待官府給軍

事者與六軍無預六軍家自爲兵人自爲備居有積
倉行有裹糧非公家之所給也書曰魯人三郊三遂
峙乃芻茭峙乃糗糧是侯國三軍皆鄉遂自共之推
此則六軍可知矣是以太宰之職九賦斂財皆有以
待其用獨不及軍旅九式均財皆有以爲之法而亦
不及軍旅豈非農皆爲兵兵皆自賦初無煩於廩給
故亦不煩於均節歟

役法

成周役民之法其要有四比閭族黨是鄉之役在民
府史胥徒是官之役在民伍兩卒旅是兵之役在民
蒐苗獮狩是田之役在民在鄉之役也常在官之役

也久在田之役也簡在兵之役也疎在鄉在官循祿之廩餼在兵在民則民皆自給之矣其地大事致民則追捕之役也大故致民則守衛之役也城郭溝渠涂巷之役則治之牛馬車輦委輸之役則共之其爲役若繁矣然周人所以制役之法則可以謂纖悉委曲者焉小司徒之均土地上地家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是均之以土地之美惡也鄉大夫之登大家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是征之以國野之遠近也均人之均力致豐年則旬甲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是又均之以年歲之上下也不特此爾小司徒之起徒役則無過一人遂人之致甿則惟以下劑是其用民之力不亦甚寬矣乎況鄉大夫辨其役之可舍者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則役之又有其等矣是以爲用之民不惟不以役爲勞又將皆以役爲樂由前觀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則民樂於爲臺之役矣由後觀之百堵皆興鼛鼓弗勝則民樂於作室之役矣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是不以田役爲勞也王事多難不遑啓居是不以兵役爲勞也後之役民既無其道又無其法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則其役困於力小東大東杼軸其空則其役傷於財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此役之不均也王事靡盬不遑將父此役之不

時也以至絳縣之老亦與城杞雖老者不舍也丞相之子亦令戍邊雖貴者不舍也後人之役如是抑何怪斯民之不求規避哉抑嘗考之均人豐年用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此即王制所謂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也一人一歲以三日爲斷役三日則更一人往來更代不亦繁乎或者以爲民三十而事六十而免名在官者三十年均其在官之齒歲以三日爲斷用之九十日而免則終身不復此一說也或者以爲調役之法使五人爲伍十人爲聯歲輪一夫祇役一月周而復始凡執法而在官者則九人各於其家償三日之役如此則民無道路之勞官無交畚之冗此亦一說也然以均人考之謂之力政是均用民力也謂之公旬是均治公事也此特一時之役必隨遠近更遞而調發之雖一人用一日可也若夫師旅行役之事非歲所常有也如或有之其調發自有定制恐非以三日爲斷東山之役三年而歸采薇之戍自春徂冬此豈三日可辦之事哉大抵力役以三日爲斷謂城郭溝渠塗巷之治牛馬車輦委輸之役也而軍旅行役不與焉萬一有東山之征采薇之戍則君行師從卿行旅從下之從上如父兄子弟之衛民亦不暇以久計也夫三日一用其民而民有斯干靈臺之詩三年一年用其民而民有東山采薇之詠周人

何以得此於民哉亦以佚道使民民忘其勞說道使民民忘其難爾嘗觀今之役法田役兵役既不及民府史胥徒則今之顧役也比閭族黨則今之差法也顧役既出稅以顧之差役則不免出力以任之所謂差役者里正保長是也夫有產則有役皆職分之所當爲也今皆規避以求免何耶且周之役繁而民樂於爲役今之役簡而民苦於充役是豈無自而然歟蓋成周比長閭胥族師黨正皆下士中士上士下大夫爲之今之保長猶比長閭胥也今之里正猶族師黨正也一日執役於官則視之不啻如徒胥之賤況又責之以所不堪供之財迫之以所不能任之力民亦何樂而爲此役哉不思漢之鄉老嗇夫且皆有秩後魏之鄰長里長亦復縣戍隨之州縣鄉官悉由吏部除授唐之里正村正皆以勳品以下者充之是由有比閭族黨之遺意今胡爲而以胥徒待之也吁有關睢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欲復成周之役當有忠厚之意可也不然周之鄉役其何以獨在教官之屬哉

選舉

論成周選舉之法孰不知鄉舉里選之爲公論三年大比之法孰不知德行道藝之重然亦思周之選舉不屬之他官而屬之教官者夫豈無意歟蓋必有教

之於平時斯可以興之於異日既有以書之於冊歲
斯可以考之於三年且以鄉大夫賓興之制觀之三
年大比則合六鄉之民而考其德行道藝有德行者
爲賢則興其賢有道藝者爲能則興其能既有賢能
之可興則鄉老以三公之尊鄉大夫以六鄉之貴與
夫六鄉之吏以士大夫之賢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
之夫以六鄉之民得與士大夫相酬酢是以賢能之
可尊而尊其人也賓之明日公卿羣吏乃以其書而
獻之於王王乃拜而受之登于天府內史掌詔王治
乃書其貳將以詔王用之六鄉之士而可以當
天子之拜可以聯祖廟之藏是又以賢能之可敬而

敬其書也所謂賢能者曰德行道藝而已六鄉之民
果何修而臻此蓋將自鄉大夫以正月頒法教民之
時而其考察者即德行道藝也黨正以正歲屬民讀
法之時而所書者亦德行道藝也族師所書雖曰敬
友睦婣有學閭胥所書雖曰敬敬任恤無非德行道
藝中物特於二十五家之閭百家之族凡有一行一
藝皆書之而未遽責其德行道藝之全備爾不惟是
爾大司徒掌教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所謂六
德六行六藝者即此物也以至司諫雖非六鄉之吏
而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彊之道藝
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皆此物也平日

之教者以此則今日之興者亦以此平日之書者以此則今日之考者亦以此教之初已爲賓興之地興之日尚何負於賓禮之隆哉大哉成周之教不獨六鄉爲然也宮正之糾宮衛必曰糾其德行教之道藝師氏保氏之教國子必曰教以德行養以道藝是無往而不爲德行道藝也而況於三年賓興之選乎然鄉大夫既以大比而賓興矣又曰退而以鄉射五物詢衆庶者蓋將以是而示人之激昂而爲賓興之繼也射特六藝之一物爾而有五物之分一曰和是其內志正也二曰容是其外體直也三曰主皮是其持弓矢審固也四曰和容則知容止比於禮五曰興舞則知其節奏比於樂鄭氏曰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主皮和容興舞則六藝之射與禮樂數蓋射可以觀德州長春秋會民則以禮而射于黨序是以射擇士也鄉大夫以射禮而詢衆庶則六鄉之民又將因射而知自勉矣故又曰比謂使民興賢是民自知其賢而興之矣出而使爲之事則民豈有不服者哉使民興能是民自知其能而興之矣入而使治其事則事豈有不理者哉賢能之興皆出於民此鄉舉里選之所以爲公也以所興之人而還以長之必能興利除害而與民相周旋以所興之人而還以治之必能趨事赴功而與民相勸助故入而在官府治事者此

人也出而在比閭爲長者此人也則是在官臨民者執非德行道藝之人哉後世選舉之法壞人自科目始吁科目豈能壞人亦教之者有以壞人也鄭司農謂興賢若漢舉孝廉興能若舉茂才不知漢之平時所教者果孝廉茂才否夫教之以利祿之學則所舉者皆利祿教之以詞章之學則所舉者皆詞章所教在此所學在此則所舉在此非但未足壞人才而教化已先壞人心術矣後世言者非不知鄉舉里選之爲可復然平時無德行道藝之教而一旦欲行德行道藝之選豈不迂哉雖然成周以德行道藝教民而司徒三物之教惟六德六行六藝爾道不知爲何物

然則道之爲教非可以一端名也先王以教職而屬之司徒鄉官不過畫鄉遂理兵農征財賄掌山澤聯關譏與夫師田行役冠昏飲射喪祭之法而已成周以道教民之意固隱然在此矣孟子以五穀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使民養生送死無憾而爲王道之始韓子以士農工賈之民父母兄弟夫婦朋友之位推而至於宮室桑麻粟米蔬果魚肉之物而歸之道化之原皆此意也周人六鄉之教無非吾道中物而六德六行六藝之實自吾道中來異時賓興賢能出長入治亦無非吾道之教先王以道設教蓋如此後人不能以道化吾民而區區欲以科目取士

尚何怪人才之不如古歟

禮經會元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挍訂